

上海大学出版社

甲骨文書法大字典

馬心森 著



马如森 著



甲骨文书法大字典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骨文书法大字典/马如森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81118 - 600 - 0

I. ①甲... II. ①马... III. ①甲骨文—书法—字典
IV. ①J292.21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1120 号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甲骨文书法大字典

马如森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80 字数:1600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600本

ISBN 978 - 7 - 81118 - 600 - 0/J · 178 定价:199.00元

胡厚宣^①序

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书契》和《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使用。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也不容易。《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两本薄薄的《邨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参加发掘殷墟,后整理殷墟出土的两万多片甲骨文字,条件总算不错。但对其他各机关单位所藏,不得而知,对于国外所藏,所知更少。也还是难于彻底地大搞科学研究。

60年后,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弄清楚了几十年来,甲骨文材料,发现的确不少。据1984年的统计,在国内有99个机关单位,47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97611片。在台湾和香港,有9个机关单位,3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30293片。在国外有12个国家,共收藏甲骨26700片。合国内国外,公私收藏甲骨,共154604片,举成数而

^① 胡厚宣(1911—1995),著名甲骨学家。发表、出版有《甲骨文合集》等论著170余种。

言,可以说全世界共藏甲骨 15 万多片。

值得兴奋的是,这些材料,除了最近发掘出土的甲骨还在整理之外,其余重要的绝大数的甲骨都已发表,极方便学习和研究的使用。我曾有《90 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和《详细占有甲骨文资料的大好时机》两文,就是谈论的这一问题。

1967 年日本岛邦男氏根据 65 种著录甲骨的专书,以 164 个部首,分字分辞,按原文字形将所有甲骨卜辞条列于下,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综辑甲骨文字的工具书。在今日看来,虽收书不够完全,但对学习研究还是极为方便。

还有从 1961 年到 1983 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集中了十多位年轻同志,总合 180 多种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和近 20 万片的甲骨文拓本,以及好多从没有著录发表过的甲骨文资料,经过辨伪、去重、拼合、换片、例聚、精选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分期分类编成并出版了《甲骨文合集》一书,十三巨册,共选收甲骨 41 956 片。关于释文和来源表早已编完,正在印刷之中。关于《合集》补正及续出各书,将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这样就可以说真的集了甲骨文资料之大成了。

今天研究甲骨,就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去找寻那 100 多种零零碎碎著录甲骨的专书;也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索那尚未发表的实物和拓本。我在好多场合,曾对一些初学的青年朋友们说,你们今天研究甲骨,真是太幸福了,首先解决了一个资料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特别多了起来,尤其是 1978 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安定团结,新的甲骨文作家,风起云涌,好多青年学者都能写出专书和饶有创发的论文。

1978 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先后 1978、1979、1980、1981、1984、1986、1988、1990,在长春、广州、成都、太原、西安、长岛、太仓等地,共开了八次大会,出席从 51 人到 148 人,论文从 33 篇至 123 篇。1984 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先后 1984、1987、1988、1989、1991,在安阳、洛阳,共开了五次大会,出席人数从 107 人到 135 人,论文从 60 篇到 109 篇。两个会议成员,除了一些老专家之外,都以中青年居多,论文中大部分都是有关甲骨学和商代史的著作。

1952 年 1 月我出过一本书《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自 1899 年甲骨文发现至新中国成立这 50 年中,甲骨文的作家本国人 230,外国人 59,共计 289 人;论著专书 148,论文 728,共计 876 种。1991 年 12 月濮茅左同志出有一本《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统计了自甲骨出土 90 年来的论著,除了目录、序言、凡例和附录之外,单是论著目录就有 561 页,我没有数清共有多少作家,粗粗一算,连重复的论著在内,有著作总数就达几千上万条之多,约为前 50 年的 10 倍,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因为初学的需要,一般总论介绍的论著,就应运而生,除了一些论文之外,专著像肖艾的《甲骨文史话》(1980),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1980),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1985),王明阁的《甲骨学初论》(1986),范毓周《甲骨文》(1986),陈炜湛的《甲骨文简论》(1987),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不一而足,而且非常畅销。

另外像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和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等书,也都涉及了甲骨文的研究。

又有像孟世凯的《甲骨学小辞典》(1987)、崔恒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1992),以及在《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以后重新编辑的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1970)、高明的《古文字类编》(1980)、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都是学者应该参考的著作。

1989年岁末,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先生持吾友孙晓野(常叙)先生手书及大作《古文字论文集》复印稿,嘱为撰著序文,老友盛情,极为可感!如森先生并有自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今修订再版改书名为《殷墟甲骨学——带你走进甲骨文的世界》,编者注,下同)一书亦请为写一序。余固辞不获,乃匆匆命笔草此序文。

如森先生《殷墟甲骨文引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甲骨文基本知识,由甲骨文之发现、收藏与著录,谈到甲骨文研究方面之主要问题,如甲骨之来源与占卜之方法,卜辞之分类与内容,以及缀合、断代、文字、书法等等,都予以详细之解说,条分缕析,颇有创发,并附有图表,以资参证。下编选甲骨文中1056个可识之字,从形、音、义方面加以简释,并附有辞条,以为说明,并有笔画查字表及汉语拼音索引,尤为方便。

我认为在目前甲骨学研究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这是一本好书,对语文工作者,尤其对于中青年学者初学甲骨之人,是一本非常有益的著作。

故乐为之介绍。

胡厚宣

1992,7,22 北京

孙常叙^①序

马如森同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求序于予。予观近就谈文字者,每谈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之,以为有进一步是正之者,原语言文字发展之大概,就先秦文字而说之。盖先秦文字分真假文字——所谓“假文字”指图画文字,而真文字指能按语言的语序,逐词逐句,以记录语言之真字。而甲骨文字适当于初期文字,易于对照,随以论文字之发端。

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是汉语文字学。它和以汉字形体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字形体学”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就字论字的字形学,而是从字与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古今汉字的本质、起源、写词方法和发生发展客观规律,为研究古文字和汉字改革探索新的道路。

汉字是历史的,前后既有传承,古今又有区别,不能就其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来概括全程。大体上可分作两大段:先秦文字和秦汉以后的文字。这种相对地区分,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们的历史联系,不影响它们都是汉字。

今天这里要说的,只是先秦文字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古代汉字的本质、起源和写词方法。

一、古代汉字的本质

汉语文字学者,往往是从形、音、义三方面来研究汉字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三者是汉字的三个要素。

我认为这种看法,对古代汉字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认为古代汉字不是由形、音、义三个各自独立的股合成的。它乃是古代汉语词和它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字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

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观念由来已久,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产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如此的。那时,还没有现代汉语“词”这个名称,而是把它叫做“名”的。写出来的“词”也是用“名”来计数的。“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说明当时在人的思想中,并没“字”的观念,认为他们写在书面的语言单位,依然是“名”——“词”。写“名”的动作叫做“书”,写出来的笔划结体叫做“文”。从春秋时代人的“名”“字”关系,可知由“名”生出来的,用以代替原名,和原名起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字”。“字”是“名”的另一表现形式。“文”和“字”都是就“名”来说的。用现代汉语来说,它们都是从写“名”(也就是写词)而得名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从写“词”而得名的。

① 孙常叙(1908—1994),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著有《中国语言文字概要》、《钟鼎铭文通释》等。

语言在发展,先秦书面语言,到汉代,和口头语言的差距已经使典籍中好多语言,特别是它的“词”,非加以注解说明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训诂之学随之而生。

书面语言特点,限定人要了解它就必须识字。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解,这一系列的语文生活实践,逐渐地形成了“字形”“字音”“字义”观念。“字”和“词”的关系随之淡漠下去。语言继续发展,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形、音、义三个观念遂被稳定下来,终至使人只知有“字”,而不复考虑它的“音”和“义”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三个名字,而是说研究汉字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如果用汉以后的观念来遮住视线,是不可能看到它原头和实际的。

说到这,不妨观察一下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

形与音相结,其性质近于乐谱上的音符;

形与义相结,其性质近于道路上的交通标志;

音与义相结,从语言来说,是词。

以甲骨文“车”、“马”(原文是甲文字形,见附字形表“1”、“2”——编者注,以下同)两字为例。

用现代汉语来读,前者是 chē,后者是 mǎ。前者是一种乘物,而后者则是一种动物。它的字形反映了这两种客观存在在人头脑中形成的表象特征。见“车”(甲文字形“1”)说“车”,见“马”(甲文字形“2”)呼“马”,字形是和词相连的。如果把这两个字形去掉,而只说 chē, mǎ,还可以收到同样效果。这个“音”“义”结合体是词,而不是别的。可见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不是三足鼎立,而是词和词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

字音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字义是词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字形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这又是一个对立统一。

字是词的书写形式。就先秦文字来说,这应是古代汉字的本质。

把古代汉字的本质搞清,然后才有研究汉字的起源、写词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等等问题的基础。

二、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有种种说法。这里不能一一去说。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不能见到原始社会器物上所画的人或物的图形,即使可以指出它画的什么叫出它名字,也不能贸然地判定那时已经有了文字。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孩子能画出“龟”或“龟”(见附字形表“3”、“4”),其形和甲骨金文相同,便认为他已经有和殷周时代相同的文字。事实上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也都早已有图画事物的能力。

至于有“图画文字”的民族,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文字?

这就涉及到“图画文字”是不是文字的问题。

判定它是不是文字,须要明确什么是文字。

文字是写词记言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汉语,就汉语来说,要看它能不能按照语序一个词一个词地写话记言。能,便是文字;不能,那便不是。

从我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图画文字”来看,它们都是画图示意,而不是写词记言的。“写意”而不写话,并不是文字。“图画文字”和文字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际工具。

但是,“图画文字”的画面一般是用两种图形组成的。一种是事物图形,一种是符号。

它的图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是可以见牛呼牛,见马呼马,见图知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不是文字?

问题在于它们只能勾画有形可画的词,对于那些无形可画的词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它没有按照语序写词记话的能力,只能用事物图形和符号的形象、位置、关系来表示某事某意。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作图人用以示意,解图人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形、名相连的事物图象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只能示意而不能写话,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比较大。作为交际工具缺陷是很多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为了反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需要精确不移的语言记录。“图画文字”不可能完成这种任务。

为了寻求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蕴毓着的看图知名,形名相连的写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同音词关系,借有形以写无形,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记这个无形可象之词,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造造成可以用来按照语序写词记言的真正文字。

原始汉字是作为一种写词记言的成套的书写体系建成的。

象声写词法是凿破混沌的开山巨斧,它开始废弃了画图示意的“图画文字”。

原始的汉字体系是以象形(物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写词法建成的。

原始汉字创建的时代,从殷墟卜辞看,至晚在夏代后期。因为“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示壬、示癸)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①

三、原始汉字的体系及其基础

从“图画文字”质变而成的原始汉字是以形象写词法形成体系的。形象写词法规定词的书面造形,而象声写词法也是在形象写词法的基础上成立的。

这种文字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

(一) 形象写词法所勾画的事物形象是它所写词词义中反映客观事物的表象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相同、环境相同、生活相同,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相同,这些区别于其它事物的表象特点,既是因词表意而赋形的客观依据,又是使人见形知词的共同基础。

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能使形象写词法创成原始文字。

(二) 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基础。古代汉语是具有单音缀的和孤立的两种特性的。它依靠语序和语言的对立统一关系来限定词义选择和语法功能。由于这种性质,才能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见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成为一形一词、一词一形,质变为词的书写形式。

四、形象写词法的主要规律

以形象写词法创成的原始汉字体系,是按照一条基本原则,两条基本规律写词记言的。

基本原则是依词赋形。字是词的形式,词是字所写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而词义的基本因素之一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表象。形象写词主要按表象特

^①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见其《甲骨文字释林》。

征——足以区别于其它事物表象的形象赋形写词。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因而所赋之形其作用是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的。

由于它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才能利用“象声”写词法写那种无形可写之词。因为词虽然是一个音义对立统一体，可是形式与内容是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系中，借用来的词的书写形式是可以用品的语音形式来起作用的。

两条基本规律是：趋简、求别。

这两条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趋简的同时，必须求别；简而不别，则将影响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求别律并不是简化的反动——繁化。求别之字依然趋简。

从殷墟和先周甲骨刻辞看，求别律促使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向前发展，开拓写词法门，加强写词能力。

以基本词为例，①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表象，其形可写，而其象易混。这类词，为避混求别，或加注物象以明之。如“员”、“眉”（见附字形表“5”、“6”）或加注借字象声以别之。如“旧”、“麋”（见附字形表“7”、“8”）。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其处可见，而其物难象。写这种词，则利用它所在物体图形，用指示符号来标出。如“亦”、“中”（见附字形表“9”、“10”）。象声写词法，借贷双方共用一形，容易混误。为了避混求别，若为贷方保留本词本字，则给借方借以象声之字加写义类之形，使之自成其字。如“贞”（见附字形表“11”、“12”）；也有用给借字加写标音象声字，从音节上作出标志，如“凤”、“风”（见附字形表“13”、“14”）。若使借方占有借象声字，则为贷方本词本字加写义类，以补偿之，如“其”（见附字形表“15”、“16”、“17”）。

以派生词为例，②有的在词根字上加形以示新词义类。如“方”（见附字形表“18”、“19”、“20”、“21”）。有的在词根原字基础上变更部分笔划以示其词与词根的关系和区别。如“史”，“事、吏、使”（见附字形表“22”、“23”）。

趋简、求别两条规律，使与古代汉语相适应的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和发展，从而确定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系。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看图说话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图、名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是示意的而不是写话的。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是比较大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们为了对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更要精确的语言记录。为了克服“图画文字”的缺点，寻找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利用字蕴毓着看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利用同音词的关系，写那些无形可象的词，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做为这个无形可象的词的书写形式，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成可以用来写词记言借有形以写无形的真正文字。

中国文字，就现在能掌握的最古体系来说，莫早于殷墟甲骨文字。马君如森致力于此道多年，颇有成就。最近自己独立著作《殷墟甲骨文引论》可取之处甚多，其特点如下：

① 这里所说的基本词和派生词是就一历史时期说的。它的派生词以后有许多又成了基本词。

② 罗振玉：《殷商贞人文字考·序》，玉简斋印本，1910年版。

一曰：将甲骨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确实起了引论的作用。

二曰：精选甲骨文可识字，作了简明的形音义三方面说解，要而不繁。全书录了1 056字，每字都附以甲骨文例句，便于理解和运用，它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三曰：适用方面比较广，诸如：语言文字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教师和学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书法篆刻工作者，有广泛的实用性。

晓野 孙常叙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字形表：



李学勤序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如森先生任教工作多年,从学于孙常叙先生,对殷墟甲骨文有深入研究。不久前我到长春,有幸与他相遇,蒙以新著《殷墟甲骨文引论》见示。浏览之下,深觉此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于综述前人成果时善于裁夺,抒发自己新见时力求矜慎,在同类书籍中能独树一帜。因此,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书前写几句话。

殷墟甲骨为学者所知,迄今已有九十多年。专门研究甲骨的学科分支甲骨学,虽极专门,却早已成为一门显学,目前正处在发扬光大的阶段。海内外不少地方都有学者从事甲骨的整理探讨,出现了若干研究中心;各处大学培养的青年学者,更是人才辈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甲骨学论作发表,专著、论文兼而有之。即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定期举办的会议而论,每届提出的论文,常以甲骨学方面的为最多。这种情形,和以前甲骨研究号称绝学的局面,可说适成鲜明的对比。

有关甲骨的一些知识,已经在社会中传播得颇为深远。我们国内的中小学课本里,即包括着这方面的记述。甲骨的研究受到大众的关切,许多门类的书刊,只要与古代有点关连的,一般总会涉及甲骨文。这是由于甲骨文时代古远,内涵丰富,谁如果想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有所讨论和追溯,自然不能不涉及甲骨文。不仅在国内如此,外国出版的世界考古学史,例如1981年英国丹尼尔的《考古学简史》,同样要给殷墟甲骨的发现研究以一定位置。至于概论各国古文字的书籍,例如1989年美国森纳的《文字的起源》,更是不必说了。

虽然甲骨学已经兴盛,有不少学者潜心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文献,但这并不是说殷墟甲骨业已了无余义,没有多少可研究的了。实际上刚好相反,甲骨还有好多带有根本性的疑难问题,到现在仍未获得解决。有志于研究甲骨的学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正是大有用武之地。前些年,我在小著《古文字学初阶》中,曾谈过继续探索甲骨的几点设想。其间关键的一点,我认为是要在研究中真正充分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具体说来,我觉得眼前的急务还是要做基础性的工作,从而开拓甲骨研究的新局面。

基础性的工作,要言之不外三点,就是:分期、释字和卜法文例的研究。

甲骨和其他考古发掘所得遗物一样,在研究中必须进行整理分期。没有适当的分期,十几万版甲骨文只能是混沌一片,无法用于历史的研究。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篇名文的功绩,便在于凿破混沌,在田野工作的引导下,确立了分期的框架。几十年来,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学者们对董说有所修订,但分期工作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分期中新提出的系列问题渐得解决,对甲骨文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大有裨益。

甲骨的研究不限于释字,可是文字的释读究竟是研究甲骨文最必要的工作。甲骨文已经发现了多少不同的字,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已经释读出来的字,只不过是几千个字中的一小部分。特别成为障碍的是,有一些经常遇到的字还不曾释读出来,或

者释读是错误的,这当然不利于甲骨文的理解。1979年我举过“𠄎”字为例,这个字今天还是没有释读出来。

卜法文例也是极重要的。甲骨文是卜法的记录,不知道怎样进行占卜,就不能正确认识甲骨文的内容。卜法即用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在中国数术中起源甚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卜法在历史上多有变迁,古代的占书多已佚失,以致我们在研究上没有多少依据,只能较多地依靠甲骨实物现象的归纳。最近对西周时期、战国时期若干卜辞的研究,对殷墟卜辞的了解颇富启发。看来这方面的深入探讨,确是大有可为。

要迅速推进上面所说的种种研究,现有甲骨学的研究力量仍是不够的。如果说到根据甲骨文大规模地开展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那便需要更多的学者同心协力。甲骨学已经取得的种种成果,也应进一步普及到社会中去。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有更多更好的通论性著作,使开始着手甲骨研究的学者得以遵循,非专业的读者也能有所借鉴。马如森先生的这部《殷墟甲骨文引论》正适应这样的要求。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提到的分期、释字、卜法文例等问题,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介绍。书的下编“殷墟甲骨文可识字”,简明扼要,尤便于初学的读者,值得在这里向大家推荐。

再过几年,就要到殷墟甲骨发现的一百周年了,这是学术界极其应该纪念的大事。相信到那个时候,甲骨学将以更兴旺、更发展的面貌步向21世纪。《殷墟甲骨文引论》这样的通论专著,对促进甲骨学的繁荣一定会起很好的作用。

李学勤

一九九二年夏于北京

三位先生的《序》,是为《殷墟甲骨文引论》(简称《引论》)所作。随着河南安阳“殷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姚铁军先生和副总编辑李旭先生共同策划“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将《引论》改书名为《殷墟甲骨学》出版。由于该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应用,将其下编作为《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出版。本《甲骨文书法大字典》是在前字典的字形基础上,改用墨书而成。是上述三书的姊妹篇。它之所以出版,更证实了胡厚宣、孙常叙、李学勤三位先生的教导、预见、鼓励和希望。故将三《序》录之如此,并对先生的教诲深表感谢。(笔者)

王宇信论甲骨文书法

写好甲骨书法的准备工作

书法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人们的性情和激发人们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热爱。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有人说它有着图画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书画同源”论。诚然,在文字产生的时候,许多象形文字就是对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物的极形象、生动的概括。虽然经过发展文化,文学与现实的事物愈来愈远。但一幅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一幅优美的画卷,而且能收到美术作品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书法家依靠点和线的变化,写出了书法各异的令人陶醉的作品,于无声处,使人们领受到变化多端的旋律。特别是甲骨文,直划和横划的变化,构成了隽永的文字。将这三千多年前的“殷人刀笔”文字在今天用笔(或刀)发扬光大,需要我们的甲骨书法(或篆刻)家具有一定的基本功。

首先,甲骨书法家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好的书法作品,不仅字要写得好,而且内容也要不落俗套,给人以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书法艺术作品,才能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很难想象一幅书法很好,但内容很糟的作品能得到人们喜爱。内容如何,反映了书法家的爱好、修养和情操。而要作出有意义的、催人向上的对联或警句,书法家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道德修养。对生活热爱,观察细致,触景生情,豪兴大发,所得的联珠妙语才能给人以启迪和教育。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哲人和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哲理名言和不朽的诗篇,千百年来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不少书法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陶冶百姓的情操,而且也使书法家本人的思想和创作境界得到升华。

其二,甲骨书法艺术作品像一座巍峨的大厦,书法家像大厦的设计师,他选择(或创作)的表达他志趣的诗联是大厦的设计图,所集的甲骨文字就是建造大厦所需的砖瓦。因此,今天的甲骨书法家要有一定的甲骨学基础,要认识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字。

甲骨文目前已释出二千字左右,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才一千字左右。甲骨书法家继承和吸收前辈学者考释甲骨文字的现有成果是不难办到的。此外,还有一些工具书,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等,可以从这些工具书里去集甲骨字。

但是,光靠从工具书集字进行书法创作是远远不够的。甲骨书法字还应粗通甲骨文。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两书可作为识字入门书,认真加以通读,就能掌握相当一批甲骨单字,比光背诵《甲骨文编》的收效要大的多。有志于甲骨书法者,不妨一试,此两书将会使你终生受益。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和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汇集各家对甲骨文字的考释,也可参考。

其三,要看和临摹一些甲骨拓本。有一些甲骨书法家,从甲骨字典上集下一些甲骨字,就开始书法创作。由于他们没有看过、或没有临摹过甲骨拓本,不知道甲骨文字的刀法和文字在通篇的行款和布局。所以他们的甲骨书法,极少甲骨文的韵味。我们应吸取他们的教训,在掌握一定的单字,并知如何使用工具书去集字以后,还要摹掌拓本(如能见到原骨,那是最好不过的了)。甲骨文是用刀契刻而成,而我们的甲骨书法是用毛笔书写的。这就要反复体会用毛笔如何表现出刀刻的风格,而又具有毛笔的笔意。用书法家的行话来说,先要“入帖”,即写的字尽量和甲骨拓本上的字一样。但又要“出帖”,进行再创造,形成自己的风格。集大成式的甲骨著录——《甲骨文合集》和《小屯南地甲骨》两书可供摹掌参考。此外,还要懂得一些有关甲骨文例的知识^①。

如此等等。初步掌握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就可进行甲骨书法创作了。

精益求精,将甲骨书法艺术提高一步

“艺无止境”。我们所说的将甲骨书法艺术提高一步,不仅限于文字书写与甲骨文形似,更重的是甲骨书法作品要合情、合理。

一九八四年十月参加安阳“殷墟笔会”时,许多甲骨学专家学者参观了大会举办的书法展览,见到展出的一些优秀甲骨书法作品。但不容否认,也有一些甲骨书法作品连著名的甲骨学权威看后都连说“读不懂”,更何况一般的读者呢?还有一些名为甲骨书法,但写得与篆文无异,表明这些书家对甲骨文的“刀法”全然不知。我们认为,要想进一步提高甲骨书法艺术水平,就必须了解甲骨文不同时期有不同书体,也要懂得甲骨文字字形的偏旁分析和从别的文学中借字的道理,这样才能写出合情、合理的甲骨书法作品。

一、要合情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盘庚迁殷至纣之灭,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之物。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贞人的不同和岁月的流逝,甲骨文字形、书体是有发展变化的。可以分为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廩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帝乙帝辛时期。这五个不同时期的甲骨文,字形、书体各有其特点。我们的甲骨书法家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要能将甲骨文不同时期字形、书体的特点反映出来,这就是要合乎甲骨文当时之情。

在一九二八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前,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二百七十三年晚商甲骨文被看做一团“浑沌”,没有理出一个条贯。限于甲骨学当时的研究水平,这一时期的甲骨书法当然不可能反映出甲骨文字不同时期书体、字形的不同,多是按集句内容的要求,根据有限的工具书,如《殷墟书契考释》等将文字集在一起。这样写出的书法作品。自然是不同时期的字体杂陈在一起。很显然,这不符合甲骨文字发展变化的情理,难免产生“假”的效果。甲骨学发展到今天,已能准确地将每一片甲骨分期甚至分“王”,我们的甲骨书法家不能再停留在初期甲骨书法家那样的水平上,把“辈分”不同的甲骨字胡乱地集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还要谈一下与甲骨篆刻有关的甲骨造伪问题。随着甲骨文的售价日昂,也产生了伪造甲骨以求厚利的问题。在甲骨发现初期,造伪者把不同时期的甲骨字杂凑成篇,而且不成辞例。随着甲骨学研究的进步,甲骨学者很容易就辨认出这些假片。造伪者又录

^① 参见仁言:《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殷都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至四期。

下成篇甲骨上的刻辞，通篇移刻，显得非常逼真。但造伪者不懂甲骨文例，甲骨学者也能识破。现在，也有一些人用甲骨文篆刻印章或仿刻甲骨，这也可以说是在制造假“甲骨”吧。甲骨仿刻已成为篆刻领域的一朵新花。对甲骨篆刻者来说，也存在一个“合情”的问题，不使假的甲骨使人再产生假的感觉，而要使人在假甲骨上感受到“真”甲骨的韵味。

总之，甲骨书法要通过笔写出刀意而不失笔力，要再创造出神似的“甲骨”字。甲骨篆刻，要传“真”，要能以假乱真，不能进行再创造。否则，就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假”甲骨了。甲骨书法篆刻家要想自己的创作达到合甲骨文之情的艺术效果，就必须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他指出了五期文字书体的不同，即：第一期雄伟，第二期谨饬，第三期颓废，第四期劲峭，第五期严整。如果我们的甲骨书法篆刻家能反复体会这些不同，一定会创作出更符合甲骨文本身之情的优秀作品。

二、要合理

所谓“合理”，就是我们现代人书写的“甲骨文”要有三千多年前甲骨文的韵味。也就是要使自己的书法作品从所集的文字到文字的结构、气势与真正的甲骨文字神似。为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注意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要使自己的甲骨书法符合甲骨文的笔意。甲骨文五个不同时期的不同书体作风，是由文字契刻时奏刀的不同，即点划的差异所决定的。

甲骨文又被学者称为“殷人刀笔文字”，也有称之为“契文”的。“刀笔文”也好，“契文”刀好，都说明甲骨文不是用笔，而是用刀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而“刀笔”，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刻刀或玉刻刀。当时应主要是用青铜刀契刻甲骨文字。

董作宾等学者认为甲骨文是先写后刻的。但据大量出土甲骨文材料，先写后刻的是极少数。多数是贞人随手刻来，并不先写上墨底。这已为近人进行的甲骨模刻实验所证明。要想刻出甲骨文的神韵，表现出各期不同的书体作风，必须对甲骨文字刻划的顺序及刀法进行分析、体会。有人在进行仿刻甲骨实验时，仔细观察甲骨文字下笔的先后，再按顺序奏刀，刻出“甲骨”字与真甲骨文字极其相近。这对我们的甲骨书法篆刻有很大的启示。

我们了解了甲骨文契刻的方法和奏刀的先后，就可以在书写时用笔体现出刀法来。有的甲骨书法家不了解这一点，笔划粗细一致，写出了小篆体的甲骨。也有的写出了“行书”体的“甲骨”字，失去了甲骨篇章的严谨、肃穆。也有的甲骨书法家不了解甲骨书法毕竟是书法而不是契刻，只强调刀法，用毛笔写出剑拔弩张的“甲骨”字，失去了甲骨文笔意的流畅、妩媚。我们书写“甲骨文”，既要写出“刀”法的劲峭，又要表现出笔意的沉静。所以在临摹甲骨时，不仅要注意每个字的笔划和笔划的结构，还要十分注意把刀法和笔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其次是要合理地使用“甲骨”字。不少学者对甲骨文字的考释作了许多工作，但由于时间早晚的不同和所见资料多少的不同，往往一字异说，使初学者莫知所从。早年学者考释文字，因限于资料，往往孤立地对文字进行解说，而没有综合全部资料进行论证，不能做到文从字顺。或把考释文字比做“射覆”——即猜谜，虽有一些文字猜对了，但有不少释错。我们今天的甲骨书法家在集字的时候，应以文字考释的最新成果为准。我们发现，不少甲骨书法作品将前人释错并已放弃的释读，为适应集字的需要重新集来，因此作品中错字连篇，几乎使人不能卒读。这是不了解甲骨文字释读一百多年来不断前进，不断发展，日益缜密的结

果。考释文字较多而且比较正确的学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人,他们的《卜辞通纂考释》、《殷契粹编考释》、《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字释林》、《殷虚文字记》等书可借我们集字时参考。此外,反映文字考释成果的字典,如《甲骨文编》、《古文字类编》、《甲骨文字诂林》等在集字时也很有使用价值。

其三,虽然不少甲骨文字已被释读出来,但数量毕竟有限。还有不少的字只知其义,不可得其音读。在五千多个单字中,目前无争议的可识字仅有一千多个。而这一千多个单字,多和商王的活动,如祭祀、征伐、游田、吉祸等有关,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用以表达我们今人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在用甲骨书法表达我们当代人的志趣和寄寓时,必须注意到甲骨文字较少这一特点。我们在创作或选择文句时,首先应考虑到哪些字可以在甲骨文中集齐,尽量避免创作出(或选择)不易集齐甲骨文字的文句。虽然如此,我们所创作的诗篇或偶句中(或选先哲名句、名诗),还可能有集不到的甲骨文字。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得适当地“造”一些甲骨字或“借”一些甲骨字。

“造”字要合理,即我们所造的“甲骨字”要符合甲骨文字的偏旁结构,要用偏旁分析法合理地“造”出一些甲骨字,而不能硬将前人释错的字拿来充数。分析偏旁是考释文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宋代就已开始使用了。如宋人分析“秉”字谓“从又从禾”,又即手,以手取禾即秉字本意。清人孙诒让《契文举例》一书也常用此法分析文字。在书法创作缺字时,就可根据文字的偏旁分析“造”出一些合理的“甲骨”字来。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对文字偏旁分析有精辟论述,甲骨书法家为造字合理,可翻阅此书。

当然,有一些字用偏旁分析法也“造”不出来,那我们就只好去“借”了。首先要从与甲骨文时代较近的金文上去借。如果金文中也没有,再从战国时代的货贝文、玺印文、兵器刻文或陶文上去借。但有一点务必十分注意,就是要把“借”来的字经过改造,即用甲骨书法的特点写出来。

无论“造”字,或是“借”字,都是万不得已而为之,不能在书法作品中出现太多。顾名思义,甲骨书法还应是以集原有的甲骨文字为主。如果我们的甲骨书法,不仅作风表现了甲骨文古朴的神韵,而且所集的“甲骨字”也合情合理,那就是一幅成功的作品了。此外,甲骨文毕竟去今已远,多数人是难以辨识的。因此甲骨书法作品上还应附写释文,以减少欣赏者不识字之苦。这样,既可使甲骨书法的欣赏者领略劲道、奇妙的书法艺术,还能通过欣赏书法,体会到书法家所寄托的思想、寓意,从而受到启发教益,并与书法家产生共鸣。因此我们主张在甲骨书法上加释文,这是使甲骨书法艺术不胫而走,赢得更多欣赏者所不可缺少的工作。

虽然甲骨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但甲骨书法在书法史上却非常年轻。我国历代书法家给后世积累了大量的优秀篆、隶、行、草书法珍品,可供我们借鉴。十五万片甲骨文,又为我们提供了甲骨书法最好的“法帖”。这些,为甲骨书法融篆、隶、行、草的优秀遗产为一炉,为把甲骨书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供了条件。我们相信,甲骨书法一定会发扬光大,在我国墨苑中大放异彩。

转引自《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史研究会会长